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八十一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一

王遜

王遜字邵伯魏興人也仕郡察孝廉為吏部令史轉殿中將軍累遷上洛太守私牛馬在郡生駒犢者秩滿悉以付官云是郡中所產也轉魏興太守惠帝末西南夷

叛寧州刺史李毅卒城中百餘人奉毅女固守經年永
嘉四年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不見省孟固陳曰君
亡親喪幽閉窮城萬里訴哀不垂愍救既慙包胥無哭
秦之感又愧梁妻無崩城之驗存不若亡乞賜臣死朝
廷憐之乃以遜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使於郡使之鎮
遜與孟俱行道遇寇賊踰年乃至外逼李雄內有夷寇
吏士散沒城邑丘墟遜披荒糾厲收聚離散專杖威刑
鞭撻殊俗遜未到州遙舉董聯為秀才建寧功曹周悅

謂聯非才不下版檄遜既到收悅殺之悅弟潛謀殺遜
以前建寧太守趙混子濤代為刺史事覺並誅之又誅
豪右不奉法度者數十家征伐諸夷俘馘千計獲馬及
牛羊數萬餘於是莫不振服威行寧土又遣子澄奉表
勸進於元帝帝嘉之累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假節校
尉刺史如故賜爵褒中縣公遜以地勢形便上分牂牁
為平夷郡分朱提為南廣郡分建寧為夜郎郡分永昌
為梁水郡又改益州郡為晉寧郡事皆施行先是越雋

太守李釗為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為越雋太守李雄遣李驤任回攻釗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共距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後驤等又渡瀘水寇寧州遜使將軍姚崇襲琛距之戰于堂狼大破驤等崇追至瀘水透水死者千餘人崇以道遠不敢渡水遜以崇不窮追也怒囚羣帥執崇鞭之怒甚髮上衝冠冠為之裂夜中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為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諡

遜曰壯陶侃懼堅不能抗對蜀人太寧末表以零陵太守尹奉為寧州徵堅還京病卒兄澄襲爵歷魏興太守散騎常侍

蔡豹

蔡豹字士宣陳留圉城人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之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豹有氣幹歷河南丞長樂清河太守避亂南渡元帝以為振武將軍臨淮太守遷建威將軍徐州刺史初祖遜為徐州豹為司

馬素易豹至是逃為豫州而豹為徐州俱受征討之寄
逃甚愧之是時泰山太守徐龕與彭城內史劉遐同討
反賊周撫於寒山龕將于藥斬撫及論功而遐先之龕
怒以泰山叛自號安北將軍兗州刺史攻破東莞太守
侯史旄而據其塢石季龍伐之龕懼求降元帝許焉既
而復叛歸石勒勒遣其將王伏都張景等數百騎助龕
詔征虜將軍羊鑒武威將軍侯禮臨淮太守劉遐鮮卑
段文鸯等與豹共討之諸將畏悞頓兵下邳不敢前豹

欲進軍鑒固不許龕遣使請救於勒勒辭以外難而多
求於龕又王伏都等淫其室龕知勒不救且患伏都等
縱暴乃殺之復求降元帝惡其反覆不納勒豹鑒以時
進討鑒及劉遐等並疑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故豹久
不得進尚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
速今方盛暑且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阨
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
也書云寧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

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據賊壘威勢既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遣治書御史郝嘏為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逕進鑒執不聽協又奏免鑒官委豹為前鋒以鑒兵配之降號折衝將軍以責後效豹進據卞城欲以逼龕時石季龍屯鉅平將攻豹豹夜遁退守下邳徐龕襲取豹輜重於檀丘將軍留寵陸黨力戰死之豹既敗將歸謝罪北中郎王舒止

之曰胡寇方至使君且當攝職為百姓障扞賊退謝罪
不晚也豹從之元帝聞豹退使收之使者至王舒夜以
兵圍豹豹以為他難率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
送至建康斬之尸于市三日時年五十二豹在徐土內
撫將士外懷諸衆甚得遠近情聞其死多悼惜之無子
兄子裔字元子散騎常侍兖州刺史高陽鄉侯殷浩北
伐使裔率衆出彭城卒於軍

羊鑒

羊鑒字景期泰山人也父濟匈奴中郎將兄煒歷太僕
充徐二州刺史鑒為東陽太守累遷太子左衛率時徐
龕反叛司徒王導以鑒是龕州里冠族必能制之請遣
北討鑒深辭才非將帥太尉郗鑒亦表謂鑒非才不宜
妄使導不納強啓授以征討都督果敗績導以舉鑒非
才請自貶帝不從有司正鑒斬刑元帝詔以鑒太妃外
屬特免死除名久之為少府及王敦反明帝以鑒敦舅
又素相親黨微被嫌責及成帝即位豫討蘇峻以功封

豐城縣侯徙光祿勳卒

劉脩

劉脩字叔儵東萊掖人漢齊悼惠王肥之後也美姿容
善自任遇交結時豪名著海岱間士咸慕之舉賢良辟
司空掾並不就會天下大亂攜母欲避地遼東路經幽
州刺史王浚留脩表為渤海太守浚敗轉依冀州刺史
邵續續徒衆寡弱謀降於石勒脩言於續曰夫田單包
胥齊楚之小吏耳猶能存已滅之邦全喪敗之國今將

軍杖精銳之衆居全勝之城如何墜將登之功於一蕢
委忠信之人於豺狼乎且項羽袁紹非不强也高祖縞
冠人應如響曹公奉帝而諸侯綏穆何者蓋逆順之理
殊自然之數定也況夷戎醜類屯結無賴雖有犬羊之
盛終有庖宰之患而欲託根結援無乃殆哉續曰若如
君言計將安出庖曰琅邪王以聖德欽明創基江右中
興之隆可企踵而待今為將軍計者莫若抗大順以激
義士之心奉忠正以厲軍人之志夫機事在密時至難

違存亡廢興在此舉矣續從之乃殺異議者數人遣使
江南朝廷嘉之肅仍求自行續厚遣之既至元帝命為
丞相參軍累遷尚書吏部郎肅聞石季龍攻厭次言於
元帝曰北方方鎮皆沒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季龍
所制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存救援元帝將
遣救之會續已沒而止王敦素與肅交甚欽貴之請為
右司馬肅知敦有不臣心枕疾不視事以是忤敦意出
為豫章太守辭以脚疾詔就家授印綬郡人莫鴻南土

豪族因亂殺本縣令橫恣無道百姓患之肩至誅鴻及諸豪右界內肅然咸和初為平南軍司加散騎常侍蘇峻作亂溫嶠率衆而下留肩等守湓口事平以勲賜爵豐城子俄而代嶠為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領江州刺史假節肩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大殖財貨商販百萬初肩之代嶠也遠近皆謂非選陶侃却鑒咸云肩非方伯才朝廷不從或問王悅曰今大難之後綱紀弛頓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人

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肩以侈怵
之性臥而對之不有外變必有內患悅曰聞溫平南語
家公云連得惡夢思見代者尋云可用劉肩此乃溫意
非家公也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
肩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肩官書始下而肩為
郭默所害年四十九子赤松嗣尚南平長公主位至黃
門郎義興太守

桓宣

族子伊

桓宣譙國銍人也祖訓義陽太守父弼冠軍長史宣開濟篤素為元帝丞相舍人時塢主張平自稱豫州刺史樊雅自號譙郡太守各據一城衆數千人帝以宣信厚又與平雅同州里轉宣為參軍使就平雅平雅遣軍主簿隨宣詣丞相府受節度帝皆加四品將軍即其所部使扞禦北方南中郎將王含請宣為參軍頃之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州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云當持作馬廐見大鑊欲鑄作鐵器平曰此是帝王

大鑊天下定後方當用之柰何打破又曰卿能保頭不
而惜大鑊邪平大怒於坐斬又阻兵固守歲餘逖攻平
殺之而雅據譙城逖以力弱求助於舍舍遣宣領兵五
百助逖逖謂宣曰卿先已說平雅信義大著於彼今復
為我說雅雅若降者方相擢用不但免死而已宣復單
馬從兩人詣雅曰祖逖方欲平蕩二寇每倚卿為援前
殷又輕薄非豫州意今若和解則忠勲可立富貴可保
若猶固執東府赫然更遣猛將以卿烏合之衆憑阻窮

城強賊伺其北國家攻其南萬無一全也願善量之雅
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逖少日雅便自詣逖遣
雅還撫其衆雅僉謂前數罵辱懼罪不敢降雅復閉城
自守逖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雅即斬異己者遂出降
未幾石勒別將圍譙城舍又遣宣率衆救逖未至而賊
退逖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祖約之棄譙
城也宣以牋諫不從由是石勒遂有陳留及約與蘇峻
同反宣謂祖智曰今強胡未滅將戮力以討之而與峻

俱反此安得久乎使君若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威
名自舉智等不能用宣欲諫約遣其子戎白約求入約
知宣必諫不聽宣遂距約不與之同邵陵人陳光率部
落數百家降宣宣皆慰撫之約還歷陽宣將數千家欲
南投尋陽營於馬頭山值祖煥欲襲湓口陶侃使毛寶
救之煥遣衆攻宣宣使戎求救於寶寶擊煥破之宣因
投溫嶠嶠以戎為參軍賊平宣居于武昌戎復為劉盾
參軍郭默害盾復以戎為參軍陶侃討默默遣戎求救

於宣宣偽許之西陽太守鄧嶽武昌太守劉詡皆疑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尚背祖約何緣同郭默邪嶽詡乃遣隨詣宣以觀之隨謂宣曰明府心雖不爾無以自明惟有以戎付隨耳宣乃遣戎與隨俱迎陶侃辟戎為掾上宣為武昌太守尋遷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荊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以其淮南部

曲立義成郡宣招懷初附勸課農桑簡刑罰略威儀或
載鉏耒於輶軒或親芸穫於隴畝十餘年間石季龍再
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為次於
祖逖周訪侃方欲使宣北事中原會侃薨後庾亮為荆
州將謀北伐以宣為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將
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
遣司馬王愨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為地窟攻
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馬賊解圍退

走久之宣遣步騎收南陽諸郡百姓沒賊者八千餘人以歸庾翼代亮欲傾國北討更以宣為都督司雍梁三州荊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持節將軍如故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宣久在襄陽綏撫僞舊甚有稱績庾翼遷鎮襄陽令宣進伐石季龍將李羆軍次丹水為賊所敗翼怒貶宣為建威將軍使移戍峴山宣望實俱喪兼以老疾時南蠻校尉王愆期守江陵以疾求代翼以宣為鎮南將軍南郡太守代愆期宣

不得志未之官發憤卒追贈鎮南將軍戎官至新野太守

伊字叔夏父景有當世才幹仕至侍中丹陽尹中領軍
護軍將軍長社侯伊有武幹標格簡率為王濛劉惔所
知頻參諸府軍事累遷大司馬參軍時苻堅強盛邊鄙
多虞朝議選能距捍疆場者乃授伊淮南太守以綏御
有方進督豫州之十二郡揚州之江西五郡軍事建威
將軍歷陽太守淮南如故與謝玄共破賊別將王鑒張

毗等以功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肥水以功封永修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善音樂盡一時之妙為江左第一有蔡邕柯亭笛常自吹之王徽之赴召京師泊舟青溪側素不與徽之相識伊於岸上過船中客稱伊小字曰此桓野王也徽之便令人謂伊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是時已貴

顯素聞徽之名便下車踞胡床為作三調弄畢便上車去客主不交一言時謝安女壻王國寶專利無檢行安惡其為人每抑制之及孝武末年嗜酒好內而會稽王道子昏營尤甚惟狎昵諂邪於是國寶讒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間而好利險詖之徒以安功名盛極而構會之嫌隙遂成帝召伊飲讌安侍坐帝命伊吹笛伊神色無迂即吹為一弄乃放笛云臣於箏分乃不及笛然自足以韻合歌管請以箏歌并請一吹笛人帝善其調達

乃勅御妓奏笛伊又云御府人於臣必自不合臣有一
奴善相便串帝彌賞其放率乃許召之奴既吹笛伊便
撫箏而歌怨詩曰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難忠信事不
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
二叔反流言聲節慷慨俯仰可觀安泣下沾衿乃越席
而就之捋其鬚曰使君於此不凡帝甚有愧色伊在州
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冲卒遷都督江州荊州十
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以

邊境無虞宜以寬卹為務乃上疏以江州虛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戶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在任累年徵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諡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為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于時收拾敗破不足貫連比年營繕並已修整今六合

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效力命仰報皇恩
此志永絕銜恨泉壤謹奉輸馬具裝百具步鎧五百領
並在尋陽請勒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懷
仍受其所上之鎧子肅之嗣卒子陵嗣宋受禪國除伊
弟不才亦有將略討孫恩至冠軍將軍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為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內
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為郡將督見鄉里士

大夫揖稱名而已及為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逆太守
弓欽走潁口伺與同輩柳寶布興合衆討之不剋乃與
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督加綏夷都
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討逆逆順有嫌
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為潁陽縣而貫焉其後
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
作大艦署為左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弟恢稱荊州
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進討破之敏恢既平伺以

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走夏口及陶侃來戍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弢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

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伺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興中陳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伺為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閭晉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伺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

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閭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襲高之功加伺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侃為荊州侃故將鄭攀馬雋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廙忌戾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湓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距廙既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橫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

景造謀距廩因斬之降軌等廩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揚口壘時杜魯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廩曰魯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廩性矜厲自用無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魯等果馳還廩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為魯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黨馬雋等亦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

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
所調弩忽噤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
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為船械伺既入賊舉
鋌摘伺伺逆接得鋌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
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
魯遣說伺云馬雋等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內
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
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

付汝乃還甌山時王廩與李桓杜魯相持累戰甌山下
軍士數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因葬甌山

毛寶

子穆之

安之

孫璩

宗人德祖

毛寶字碩真滎陽陽武人也王敦以為臨湘令敦卒為
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嶠將赴難而征西將軍陶侃
懷疑不從嶠屢說不能廻更遣使順侃意曰仁公且守
僕宜先下遣信已二日會寶別使還聞之說嶠曰凡舉
大事當與天下共同衆克在和不同聞有異假令可疑猶

當外示不覺况自作疑邪便宜急追信改舊書說必應
俱征若不及前信宜更遣使嶠意悟即追信改書侃果
共征峻寶領千人為嶠前鋒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
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宜令三軍有上岸者死
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
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
戰悉獲其人虜殺萬計約用大飢嶠嘉其勲上為廬江
太守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湓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

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
言可用也乃使寶行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為煥
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
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
器械濫惡大為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
拔箭血流滿鞞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
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寶進
攻祖約軍次東闕破合肥尋召歸石頭陶侃溫嶠未能

破賊侃欲率衆南還寶謂嶠曰下官能留之乃往說侃
曰公本應領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既已下勢不可還且
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
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弼非不强盛公竟滅之何至
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
使上岸斷賊資糧出其不意使賊困感若寶不立效然
後公去人心不恨侃然之加寶督護寶燒峻句容湖孰
積聚峻頗乏食侃遂留不去峻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

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鬪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鬪晃笑而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千六百戶庾亮西鎮請為輔國將軍江夏相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又進南中郎隨亮討郭默默平與亮司馬王愆期等救桓宣於章山擊賊將石遇破之進征虜將軍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請以授寶於是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

故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季龍惡之乃遣其子鑒與其將夔安李萇等五萬人來寇張貉渡二萬騎攻邾城寶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峻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亮哭之慟因發疾遂薨詔曰寶之傾敗宜在貶裁然蘇峻之難致力王室今咎其過故不加贈祭之可也其後公卿言寶有重勲加死王事不宜奪爵升平三年乃下詔復本封初寶在武昌軍人有於市買得一白龜長四五寸

養之漸大放諸江中邾城之敗養龜人被鎧持刀自投於水中如覺墮一石上視之乃先所養白龜長五六尺送至東岸遂得免焉寶二子穆之安之

穆之字憲祖小字武生名犯王靖后諱故行字後又以桓溫母名憲乃更稱小字穆之果毅有父風安西將軍庾翼以為參軍襲爵州陵侯翼等專威陝西以子方之為建武將軍守襄陽方之年少翼選武將可信杖者為輔弼乃以穆之為建武司馬俄而翼薨大將于璚戴義

等作亂穆之與安西長史江彪司馬朱壽等共平之桓
溫代翼復取為參軍從溫平蜀以功賜次子都鄉侯尋
除揚威將軍潁川太守隨溫平洛入關溫將旋師以謝
尚未至留穆之以二千人衛山陵升平初遷督寧州諸
軍事揚威將軍寧州刺史以桓溫封南郡徙穆之為建
安侯復為溫太尉參軍加冠軍將軍以所募兵配之溫
伐慕容暉使穆之監鑿鉅野百餘里引汶會于濟川及
溫焚舟步歸使穆之督東燕四郡軍事領東燕太守本

官如故袁真以壽陽叛溫將征之穆之以冠軍領淮南
太守守歷陽真平餘黨分散乃以穆之督揚州之江西
軍事復領陳郡太守俄而徙督揚州之義成荊州五郡
雍州之京兆軍事襄陽義成河南三郡太守將軍如故
尋進領梁州刺史頃之以疾解職詔以冠軍徵還苻堅
別將寇彭城復以將軍假節監江北軍事鎮廣陵遷右
將軍宣城內史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為戍在近畿無復
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苻堅別將圍襄陽詔穆

之就上明受桓冲節度冲使穆之游軍沔中穆之始至而朱序陷沒引軍還郡堅衆又寇蜀漢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奔退冲使穆之督梁州之三郡軍事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以子球為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堅至于巴西郡以糧運乏少退屯巴東病卒追贈中軍將軍諡曰烈子珍嗣位至天門太守珍弟璩璩璠璣璵璥璠璿最知名

璩字叔連弱冠右將軍桓豁以為參軍尋遭父憂服闋

為謝安衛將軍參軍除尚書郎安復請為參軍轉安子
琰征虜司馬淮淝之後苻堅迸走璩與田次之共躡堅
至中陽不及而歸遷寧朔將軍淮南太守尋補鎮北將
軍譙王恬司馬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
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
璩因放火菰葑盡然亡戶窘迫悉出詣璩自首近有萬
戶皆以補兵朝廷嘉之轉西中郎司馬龍驤將軍譙梁
二郡內史尋代郭銓為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安帝初進

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
執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為梁州刺史王昇據涪郭
法成宕渠師寂戎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傳檄
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
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率衆次于白帝武陵王令
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慤亮自桓玄萌禍常思躡其後
今若平殄兇逆肅清荆郢者便當即授上流之任初璩
弟寧州刺史璠喪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

百人送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脩之時
為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既而脩之與祐之費恬及
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
振復攻沒江陵劉毅等還尋陽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述
等皆病約之詣振偽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
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保涪陵振遣桓
放之為益州屯西陵處茂距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詔
曰夫貞松標於歲寒忠臣亮于國危益州刺史璩體識

弘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于近畿匡翼之勲實感朕
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
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讚蕃牧蒙險夷難可
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又詔西夷校
尉瑾為持節監梁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
史畧陽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為輔國將軍寧州
刺史初璩聞振陷江陵率衆赴難使瑾瑗順外江而下
使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

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
還襲涪害瑾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
時在畧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拒於
廣漢犍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
害璩及瑗并子姪之在蜀者一時殄沒璩子弘之嗣義
熙中時延祖為始康太守上疏訟璩兄弟於是詔曰故
益州刺史璩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勤王忠烈事垂
慮外葬送日近益懷惻愴可皆贈先所授官給錢三十

萬布三百匹論璩討桓玄功追封歸鄉公千五百戶又以祐之斬玄功封夷道縣侯自寶至璩三葉擁旄開國者四人將帥之家與尋陽周氏為輩而人物不及也瑾子脩之頻歷清顯至右衛將軍從劉裕平姚泓後為安西司馬沒于魏

安之字仲祖亦有武幹累遷撫軍參軍魏郡太守簡文輔政委以爪牙及登阼安之領兵從駕使止宿宮中尋拜游擊將軍時庾希入京口朝廷震動命安之督城門

諸軍事孝武即位妖賊盧悚突入殿廷安之聞難率衆直入雲龍門手自奮擊既而左衛將軍殷康領軍將軍桓祕等至與安之并力悚因勦滅遷右衛將軍定后崩領將作大匠卒官追贈光祿勳四子潭泰邃遁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泰歷太傅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參軍與邃俱為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之討盧悚勲賜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嘗宴泰家既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脚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

隙及元顯敗泰時為冠軍將軍堂邑泰山二郡太守邃為游擊將軍遁為太傅主簿桓立得志使泰收元顯送於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歐辱俄並為立所殺惟遁被徙廣州義熙初得還至宜都太守

德祖璩宗人也父祖並沒於賊中德祖兄弟五人相携南渡皆有武幹荊州刺史劉道規以德祖為建武將軍始平太守又徙涪陵太守盧循之後道規又以為參軍伐徐道覆於始興尋遭母憂劉裕伐司馬休之版補太

尉參軍義陽太守賜爵遷陵縣侯轉南陽太守從劉裕
伐姚泓頻攻滎陽扶風南安馮翊數郡所在剋捷裕嘉
之以為龍驤將軍秦州刺史裕第二子義真為安西將
軍雍州刺史以德祖為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從義真
還裕以德祖督河東平陽二郡軍事輔國將軍河東太
守代劉遵考守蒲坂及河北覆敗德祖全軍而歸裕方
欲蕩平關洛先以德祖督九郡軍事冠軍將軍滎陽京
兆太守以前後功賜爵灌陽縣男尋還督司雍并三州

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戍武牢為魏所沒德祖次弟嶷嶷弟辯並有志節嶷死於盧循之難辯沒於魯宗之後並奮不顧命為世所歎

劉遐

劉遐字正長廣平易陽人也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鄉人冀州刺史邵續深器之以女妻焉遂壁於河濟之間賊不敢逼遐間道遣使受元帝節度

朝廷嘉之璽書慰勉以為龍驤將軍平原內史建武初
元帝令曰遐忠勇果毅義誠可嘉以遐為下邳內史將
軍如故初沛人周堅一名撫與同郡周默因天下亂各
為塢主以寇抄為事默降祖逖撫怒遂襲殺默以彭城
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
泰山太守徐龕共討撫戰於寒山撫敗走詔徙遐為臨
淮太守徐龕復反事平以遐為北中郎將兗州刺史太
寧初自彭城移屯泗口王含反遐與蘓峻俱赴京都舍

敗隨丹陽尹溫嶠追舍至於淮南遐頗放兵虜掠嶠曰
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不可因亂為亂也遐深自陳而
拜謝事平以功封泉陵公遷散騎常侍監淮北軍中郎
將徐州刺史假節代王邃鎮淮陰咸和元年卒追贈安
北將軍子肇年幼成帝以徐州授郗鑒以郭默為北中
郎將領遐部曲遐妹夫田防及遐故將史迭卞咸李龍
等不樂他屬共立肇襲遐故位以叛成帝遣郭默等率
諸郡討之默等始上道而臨淮太守劉矯率將士數百

掩襲遐營迭等奔走斬田防及督護卞咸等追斬迭龍
於下邳傳首詣闕遐母妻子參佐將士悉還建康遐妻
驍果有父風遐嘗為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
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為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
火燒甲杖都盡肇襲爵官至散騎侍郎肇卒子舉嗣卒
子遵之嗣卒子伯齡嗣宋受禪國除

鄧嶽 子遐

鄧嶽字伯山陳郡人也本名岳以犯康帝諱改為嶽後

竟改名為岱焉少有將帥才畧為王敦參軍轉從事中郎西陽太守王含構逆嶽領兵隨含向京都及含敗嶽與周撫俱奔蠻王向蠻後遇赦與撫俱出久之司徒王導命為從事中郎後復為西陽太守及蘓峻反平南將軍溫嶠遣嶽與督護王愆期鄱陽太守紀睦等率舟軍赴難峻平還郡郭默之殺劉允也大司馬陶侃使嶽率西陽之衆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錄前後勲封宜城縣伯咸

康三年嶽遣軍伐夜郎破之加督寧州進征虜將軍遷
平南將軍卒子遐嗣

遐字應遠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桓溫以
為參軍數從溫征伐歷冠軍將軍數郡太守號為名將
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常為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繞
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枋頭之後溫既懷恥忿且
忌憚遐之勇果因免遐官尋卒寧康中追贈廬陵太守
嶽弟逸字茂山亦有武幹嶽卒後以逸監交廣州建威

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

朱序

朱序字次倫義陽人也父燾以才幹歷西蠻校尉益州
刺史序世為名將累遷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
刺史司馬勲反桓溫表序為征討都護往討之以功拜
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太和中遷兗州刺史時長城人錢
宏聚黨百餘人藏匿原鄉山以序為中軍司馬吳興太
守序至郡討擒之事訖還兗州寧康初拜使持節監沔

中諸軍事南中郎將梁州刺史鎮襄陽是歲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衆圍序序固守賊糧將盡率衆苦攻之初苻丕之來攻也序母韓自登城履行謂西北角當先受弊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新築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殺伯護徇之以其不忠也序欲逃歸

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
嘉而不問以為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衆距之
時堅大兵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謝
石稱已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
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
千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小却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
衆遂大奔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琅邪內史轉揚州豫
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後丁零翟遼反序遣將

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兗青二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帝許焉翟遼又使其子釗寇陳頴序還遣秦膺討釗走之拜征虜將軍表求運江州米十萬斛布五千匹以資軍費詔聽之加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帝遣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楊佺期南陽太守趙睦各領兵千人隸序序又表求故荊州刺史桓石生府田百頃并穀八萬斛給之仍戍洛陽衛山陵也其後慕容永率衆向洛陽序自河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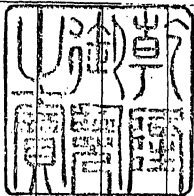
北濟與永偽將王次等相遇乃戰於沁水次敗走斬其
支將勿支首參軍趙睦江夏相桓不才追永破之於太
行永歸上黨時楊楷聚衆數千在湖陝聞永敗遣任子
詣序乞降序追永至上黨之白水與永相持二旬聞翟
遼欲向金墉乃還遂攻翟釗於石門遣參軍趙蕃破翟
遼於懷縣遼宵遁序退次洛陽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
門序仍使子畧督護洛城趙蕃為助序還襄陽會楷王
道子以序勝負相補不加褒貶其後東菴校尉竇衝欲

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勲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之衝據長安東釗勲散走序以老病累表解職不許詔斷表遂輒去任數旬歸罪廷尉詔原不問太元十八年卒贈左將軍散騎常侍

史臣曰晉氏淪喪播遷江表內難薦臻外虞不息經畧之道是所未弘將帥之功無聞焉爾遜豹宣肩服勤於太興之間毛鄧劉朱馳騫乎咸和之後雖人不逮古亦

足列於當世焉

贊曰氣分淮海災流瀍澗覆類玄虬興微鴻雁鼓鞞在
聽兔置有作赴羣英勤茲王畧



晉書卷八十一

晉書卷八十一考證

毛璩傳俄而季之述等皆病○等各本誤之按上文云
征虜將軍甄季之建平太守羅述不應作述之也今
改正

晉書卷八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八十二

詳校官侍讀_臣陳崇本

洗馬_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張塤

校對官中書_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_臣沈安邦

欽定四庫全書

晉書卷八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御撰

列傳第五十二

陳壽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也少好學師事同郡譙周仕蜀為觀閣內史宦人黃皓專弄威權大臣皆曲意附之壽獨不為之屈由是屢被譴黜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

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者累年司空張華愛其才以壽雖不遠嫌原情不至貶廢舉為孝廉除佐著作郎出補陽平令撰蜀相諸葛亮集奏之除著作郎領本部中正撰魏吳蜀三國志凡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夏侯湛時著魏書見壽所作便壞已書而罷張華深善之謂壽曰當以晉書相付耳其為時所重如此或云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

竟不為立傳壽父為馬謖叅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坐被髡諸葛瞻又輕壽壽為亮立傳謂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言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張華將舉壽為中書郎荀勗忌華而疾壽遂諷吏部遷壽為長廣太守辭母老不就杜預將之鎮復薦之於帝宜補黃散由是授御史治書以母憂去職母遺言令葬洛陽壽遵其志又坐不以母歸葬竟被貶議初譙周嘗謂壽曰卿必以才學成名當被損折亦非不幸也宜深慎

之壽至此再致廢辱皆如周言後數歲起為太子中庶子未拜元康七年病卒時年六十五梁州大中正尚書郎范頽等上表曰昔漢武帝詔曰司馬相如病甚可遣悉取其書使者得其遺書言封禪事天子異焉臣等按故治書侍御史陳壽作三國志辭多勸誡明乎得失有益風化雖文豔不若相如而質直過之願垂採錄於是詔下河南尹洛陽令就家寫其書壽又撰古國志五十篇益都耆舊傳十篇餘文章傳於世

王長文

王長文字德叡廣漢郫人也少以才學知名而放蕩不
羈州府辟命皆不就州辟別駕乃微服竊出舉州莫知
所之後於成都市中蹲踞齧胡餅刺史知其不屈禮遣
之閉門自守不交人事著書四卷擬易名曰通玄經有
文言卦象可用卜筮時人比之楊雄太玄同郡馬秀曰
揚雄作太玄惟桓譚以為必傳後世晚遭陸績玄道遂
明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耳太康中蜀土荒饉開

倉振貸長文居貧貸多後無以償郡縣切責送長文到州刺史徐幹捨之不謝而去後成都王穎引為江源令或問前不降志今何為屈長文曰祿以養親非為身也梁王彤為丞相引為從事中郎在洛出行輒著白旃小鄣以載車當時異焉後終於洛

虞溥

虞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也父秘為偏將軍鎮隴西溥從父之官專心墳籍時疆場閱武人爭視之溥未嘗寓

目郡察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尚書令衛瓘尚書
褚詵竝器重之溥謂瓘曰往者金馬啓符大晉應天宜
復先王五等之制以綏久長不可承暴秦之法遂漢魏
之失也瓘曰歷代歎此而終未能改稍遷公車司馬令
除鄱陽內史大修庠序廣招學徒移告屬縣曰學所以
定情理性而積衆善者也情定於內而行成於外積善
於心而名顯於教故中人_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
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

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
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萬
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尚道素廣
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乃具為條制於是至者
七百餘人溥乃作誥以獎訓之曰文學諸生皆冠帶之
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
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暮
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日聞所不聞日見所不見然後

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已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於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為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剡而舍之朽木不知剡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

人之典體嫻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
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於是州府
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
述世務探賾究竒使楊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
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
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
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
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時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

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溥為政嚴而不猛風化大行有白鳥集于郡庭注春秋經傳撰江表傳及文章詩賦數十篇卒於洛時年六十二子勃過江上江表傳於元帝詔藏于祕書

司馬彪

司馬彪字紹統高陽王睦之長子也出後宣帝弟敏少篤學不倦然好色薄行為睦所責故不得為嗣雖名出

繼實廢之也彪由此不交人事而專精學習故得博覽羣籍終其綴集之務初拜騎都尉泰始中為祕書郎轉丞注莊子作九州春秋以為先王立史官以書時事載善惡以為沮勸撮教世之要也是以春秋不修則仲尼理之闕睢既亂則師摯修之前哲豈好煩哉蓋不得已故也漢氏中興訖于建安忠臣義士亦以昭著而時無良史記述煩雜譙周雖已刪除然猶未盡安順以下亡缺者多彪乃討論衆書綴其所聞起於世祖終於孝獻

編年二百錄世十二通綜上下旁貫庶事為紀志傳凡八十篇號曰續漢書泰始初武帝親祠南郊彪上疏定議語在郊祀志後拜散騎侍郎惠帝末年卒時年六十餘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採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為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為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

王隱

王隱字處叔陳郡陳人也世寒素父銓歷陽令少好學
有著述之志每私錄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
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
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
重納好博奕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蓋古人
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
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
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

裁之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
篇史游作急就章猶行於世便為沒而不朽當其同時
人豈少哉而了無聞皆由無所述作也故君子疾沒世
而無聞易稱自強不息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何必博
奕而後忘憂哉納喟然嘆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
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
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為著作郎令撰晉史
豫平王敦功賜爵平陵侯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

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
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于言色預既豪族交結
權貴共為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于家貧無資用
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
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
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
隱之作也年七十餘卒於家

隱兄珣字處仲少重武節成都王穎舉兵向洛以為冠

軍叅軍積功累遷游擊將軍與司隸滿奮河南尹周馥等俱屯大司馬門以衛宮掖時上官已縱暴珣與奮等共謀除之反為所害

虞預

虞預字叔寧徵士喜之弟也本名茂犯明穆皇后母諱故改焉預十二而孤少好學有文章餘姚風俗各有朋黨宗人共薦預為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預書與其從叔父曰近或聞諸君以預入仕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

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
差跌衆鼓交鳴毫釐之失差以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
預所大恐也卒如預言未半年遂見斥退太守庾琛命
為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軍寇以來賦役繁數兼
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繇薄斂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
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
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
省煩從簡呼為薄俗轉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

肯遵修加以王塗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
一夫不耕十夫無食况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
縣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例到當依法減
省使公私允當又今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
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
堪命宜復減損嚴為之防琛善之即皆施行太守紀瞻
到預復為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安東從事中郎
諸葛恢叅軍庾亮等薦預召為丞相行叅軍兼記室遭

母憂服竟除佐著作郎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諫曰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以來王德始闕戎翟及於中國宗廟焚為灰燼千里無煙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以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為國之要在於得才得才之術在

於抽引苟其可用讐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
徒以為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
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弊
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
束帛未賁於丘園蒲輪頓轂而不駕所以大化不治而
雍熙有關者也預以寇賊未平當須良將又上疏曰臣
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剋故牧野之
戰呂望杖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獫狁為暴衛霍長驅

故陰陽不和擢士為相三軍不勝拔卒為將漢帝既定
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說魏
尚復守詩稱赴赴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
況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即
寇竊之幸脫陛下登阼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化
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
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
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淠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

復加戮龕之小醜可不足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教矧
乃有虞可不為防為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
應敵壽春無鎮祖逖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
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諮之羣公博舉於衆若當局之才
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料冗猥或有可者厚
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裁出觀供置然
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
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

況臣得廁朝堂之末蒙冠帶之榮者乎轉琅邪國常侍
遷秘書丞著作郎咸和初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
預議曰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以
生植萬物人君所以保乂黎蒸是以殺伐擬於震電推
恩象於雲雨刑罰在於必信慶賞貴於平均臣聞間者
以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以稽年月無援者
則嚴其檟楚期於入重是以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
以為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以請寬徭息

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衆官拜授祖贈轉相夸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沉湎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修德以消桑穀之異齊景善言以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青應以信順天祐乃隆臣學見淺闇言不足採從平王含賜爵西鄉侯蘇峻作亂預先假歸家太守王舒請為諮議叅軍峻平進爵平康縣侯遷散騎侍郎著作如故除散騎常侍仍領著作以

年老歸卒于家預雅好經史憎疾玄虛其論阮籍裸袒比之伊川被髮所以胡虜遍於中國以為過衰周之時著晉書四十餘卷會稽典錄二十篇諸虞傳十二篇皆行於世所著詩賦碑誄論難數十篇

孫盛

孫盛字安國太原中都人祖楚馮翊太守父恂潁川太守恂在郡遇賊被害盛年十歲避難渡江及長博學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

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
數四至暮忘食理竟不定盛又著醫卜及易象妙於見
形論浩等竟無以難之由是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以
家貧親老求為小邑出補瀏陽令太守陶侃請為叅軍
庾亮代侃引為征西主簿轉叅軍時丞相王導執政亮
以元舅居外南蠻校尉陶稱讒構其間導亮頗懷疑貳
盛密諫亮曰王公神情朗達常有世外之懷豈肯為凡
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納之庾翼代亮

以盛為安西諮議叅軍尋遷廷尉正會桓溫代翼留盛為叅軍與俱伐蜀軍次彭模溫自以輕兵入蜀盛領羸老輜重在後賊數千忽至衆皆遑遽盛部分諸將并力距之應時敗走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溫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吳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明而不劾之盛與溫賤而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恠鳥

溫得盛賤復遣從事重按之賊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
捨而不罪累遷秘書監加給事中年七十二卒盛篤學
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
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旣
而桓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
君所說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謂
請刪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班白
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

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雋太元
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
同書遂兩存子潛放

潛字齊由為豫章太守殷仲堪之討王國寶也潛時在
郡仲堪逼以為諮議參軍固辭不就以憂卒

放字齊莊幼稱令慧年七八歲在荊州與父俱從庾亮
獵亮謂曰君亦來邪應聲答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亮
又問欲齊何莊邪放曰欲齊莊周亮曰不慕仲尼邪答

曰仲尼生而知之非希企所及亮大奇之曰王輔嗣弗過也庾翼子爰客嘗候盛見放而問曰安國何在放答曰庾稚恭家爰客大笑曰諸孫大盛有兒如此也放又曰未若諸庾翼翼既而語人曰我故得重呼奴父也終於長沙相

干寶

干寶字令升新蔡人也祖統吳奮武將軍都亭侯父瑩丹陽丞寶少勤學博覽書記以才器召為著作郎平杜

弼有功賜爵關內侯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
上疏曰夫帝王之迹莫不必書著為令典垂之無窮宣
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勲等蹤上聖
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絃陛下聖明當中
興之盛宜建立國史撰集帝紀上敷祖宗之烈下紀佐
命之勲務以實錄為後代之準厭率土之望悅人神之
心斯誠雍熙之至美王者之弘基也宜備史官勅佐著
作郎于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以

家貧求補山陰令遷始安太守王導請為司徒右長史
遷散騎常侍著晉紀自宣帝迄于愍帝五十三年凡二
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性好陰陽術
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
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少不之審也
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
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
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為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

氣絕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實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為搜神記凡二十卷以示劉惔惔曰卿可謂鬼之董狐實既博採異同遂混虛實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

猶尚若茲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
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塗然後為信
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
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
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
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
以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
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

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寶又
為春秋左氏義外傳注周易周官凡數十篇及雜文集
皆行於世

鄧粲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麟之南郡劉尚
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荊州刺史桓冲卑辭厚
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麟之尚公謂之
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

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
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
粲亦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
聽令卧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粲以父騫有忠信
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

謝沉

謝沉字行思會稽山陰人也曾祖斐吳豫章太守父秀
吳翼正都尉沉少孤事母至孝博學多識明練經史郡

命為主簿功曹察孝廉太尉郗鑒辟並不就會稽內史
何充引為叅軍以母老去職平西將軍庾亮命為功曹
征北將軍蔡謨版為叅軍皆不就閑居養母不受人事
耕耘之暇研精墳籍康帝即位朝議疑七廟迭毀乃以
太學博士徵以質疑滯以母憂去職服闋除尚書度支
郎何充庾冰並稱沉有史才遷著作郎撰晉書三十餘
卷會卒時年五十二沉先著後漢書百卷及毛詩漢書
外傳所著述及詩賦文論皆行於世其才學在虞預之

右云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為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筆著稱荊州刺史桓溫辟為從事江夏相袁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溫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溫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溫疑其難言乃飾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

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
候如此決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乃止異
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星人乃馳詣鑿齒曰家
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
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
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
前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
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溫別溫問去意以鑿齒

言答溫答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
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遷別駕溫出征伐鑿齒或
從或守所在任職每處機要莅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溫
甚器遇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
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溫問相王何似答曰生
平所未見以此大忤溫旨左遷戶曹叅軍時有桑門釋
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
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初鑿

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
舅右屢經陳請溫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為
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棗陽太守溫弟祕亦有才氣素與
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郡歸與秘書曰吾以去五月三
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懽情痛惻之事故非書言
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從北門入西望隆中想卧龍
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
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

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
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杜之
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瓌常流碌碌
凡士焉足以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響生乎
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邁德者
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
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
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升乎其風

期俊邁如此是時溫覬覬非望鑿齒在郡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於符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遺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

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
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宜越魏繼漢不應以魏
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
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嘗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
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
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
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
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

可以同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為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蠖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眉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旣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推吳人入侵之鋒埽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

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旣恢非常之業亦固
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
征西極功格皇天勲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
於武皇遂并彊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
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
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虞自
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
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

年不制於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於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於帝王淪沒於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隗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

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仗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水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於所為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於

懷王劉氏乘斃於亡秦超二偽以遠嗣不論近而計功
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無承楚之號漢有繼
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
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而足為來證者當陽秋之
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
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
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心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
為代明矣况積勲累功靜亂寧衆數之所錄衆之所與

不資於燕噲之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
斃運奇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
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
強蜀人仗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
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閭人受尊
於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
足於不正即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詭事而託偽
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數

不宜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詠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后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氏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勲足以王四海義可

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
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
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
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
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子辟疆才學有父
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徐廣

徐廣字野民東莞姑幕人侍中邈之弟也世好學至廣

尤為精純百家數術無不研覽謝玄為兗州辟從事譙王恬為鎮北補叅軍孝武世除秘書郎典校秘書省增置省職轉員外散騎侍郎仍領校書尚書令王珣深相欽重舉為祠部郎會稽世子元顯時錄尚書欲使百僚致敬內外順之使廣為議廣常以為愧焉元顯引為中軍叅軍遷領軍長史桓玄輔政以為大將軍文學祭酒義熙初奉詔撰車服儀注除鎮軍諮議領記室封樂成侯轉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尚書奏左史述言右官書

事乘志顯於晉鄭春秋著乎魯史自聖代有造中興記
者道風帝典煥乎史策而太和以降世歷三朝玄風聖
迹儵為疇古臣等參詳宜勅著作郎徐廣撰成國史於
是勅廣撰集焉遷驍騎將軍領徐州大中正轉正員常
侍大司農仍領著作如故十二年勒成晉紀凡四十六
卷表上之因乞解史任不許遷祕書監初桓玄篡位帝
出宮廣陪列悲動左右及劉裕受禪恭帝遜位廣獨哀
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將無小過也廣收淚

而言曰君為宋朝佐命吾乃晉室遺老憂喜之事固不
同時乃更獻欵因辭衰老乞歸桑梓性好讀書老猶不
倦年七十四卒於家廣答禮問行於世

史臣曰古之王者咸建史官昭法立訓莫近於此若夫
原始要終紀情括性其言微而顯其義皎而明然後可
以茵藹緹油作程遐世者也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
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自斯已降分明競爽可以繼
明先典者陳壽得之乎江漢英靈信有之矣允源將率

之子篤志典墳紹統戚藩之肩研機載籍咸能綜緝遺
文垂諸不朽豈必克傳門業方擅箕裘者哉處叔區區
勵精著述混淆蕪舛良不足觀叔寧寡聞穿窬王氏雖
勒成一家未足多尚令升安國有良史之才而所著之
事惜非正典悠悠晉室斯文將墜鄧粲謝沉祖述前史
葺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習
氏徐公俱云筆削彰善癉惡以為懲勸夫蹈忠履正貞
士之心背義圖榮君子不取而彥威跡淪寇壤逡巡於

偽國野民運遭革命流連於舊朝行不違言廣得之矣
贊曰陳壽含章巖巖孤峙彪溥勵節摘辭綜理王忬雅
才虞慙惇史干孫撫翰前良可擬鄧謝懷鈇異聞無紀
習亦研思徐非絢美咸被簡冊共傳遙祀

晉書卷八十二

晉書卷八十二考證

王長文傳長文通玄經未遭陸績君山耳。臣宗楷按

山各本訛出漢書桓譚字君山今改正

習鑿齒傳繁王之舊宅。臣宗楷按繁王謂繁欽王粲

也

晉書卷八十二考證